

都市粉红系列

传统与更生是横在人性与倾恋中间的一块界碑，苍古鉴今。
曲折的恋情包藏官商黑金糜滥的真实写照，翻开私欲、贪婪、阴险、狡诈的另一面。

青铜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恋

人

苏同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都市粉红系列

传统与更生是横在人性与倾恋中间的一块界碑，苍古至今。
曲折的恋情包藏官商黑金靡滥的真实写照，翻开私欲、贪婪、阴险、狡诈的另一面。

青铜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

恋人

人

苏同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 芳

责任校对:杨 云

封面设计:胡 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铜恋人/苏同著. - 奎屯:伊犁人民出版社,

2003.8

ISBN 7-5425-0641-2

I.青... II.苏... III.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3624 号

青铜恋人

苏同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疆奎屯市北京西路 28 号 邮编:833200)

河北省廊坊市永清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300 千字 印数:1-5 000 册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7-5425-0641-2/G·301

定价:20.00 元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系列是融社会伦理、人文心理、理念更迭、古典体验于一体的纯文学经典丛书，并精构「都市粉红系列」、「黑马纪实系列」、「城市猎人系列」。精心打造一流文学丛书品牌，以给读者品读之快慰。



当代官场言情小说系列是融社会伦理、人文心理、理念更袭、古典体验于一体的纯文学经典丛书，并精构「都市粉红系列」、「黑马纪实系列」、「城市猎人系列」。精心打造一流文学丛书品牌，以飨读者品读之快慰。

第一章

许佳的突然出现，开启了我内心的一扇紧闭多年的门……那些往事，使我联想到灰姑娘，灰姑娘的故事是没有国界的。

然而灰姑娘故事的结局却不是只有一个。

中国的灰姑娘故事又往往是变了味的。她不仅仅为了生存而努力，也为了自尊而挣扎。

在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的记忆中，没有尊严二字的感觉和回忆。尽管我常常听我的父母亲说：人是要有尊严的，这是生命的基本权利。他们为了争取这基本的权利，付出了昂贵的代价。留下了沉沉黑暗给他们的子女。而我，是唯一的能够走出黑暗的幸存者。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栋临街的青砖大楼，后院有一个小花园，里面有两株桃花，两株梅花，一颗巨大的波萝蜜，还有不住地生长的香蕉树……春天，街坊们来我们家折桃花，夏天，成群结队的孩子们来偷我们的波萝蜜。一年四季，亲朋好友都能尝到我们的番木瓜和甜香蕉。我最爱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在浓荫的树下摆碗筷，就着清风听妈妈讲故事，等爸爸下班回来。我也喜欢在炎热的夏天赤裸地躺在花瓷砖的地面上，数那些间隔屏风上的五彩玻璃片，总是没数完就睡着了，醒来已在

小床上。穿着浅色真丝袍子的妈妈，在念着海外的来信，那信上总是说：寄去了多少美金，多少奶粉油糖布料，你们什么时候出来？不来美国到香港也行……妈妈总是淡淡苦笑，把信给爸爸看，爸爸也总是微微笑道：难为你了，谁叫你答应了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了马骝满山走呢……

爸爸妈妈都不是深圳人，但是他们都是热血青年，从天南海北走进了共产主义大学，然后就双双分来了南方重镇深圳。

1957年“反右”时，我那作为银行先进工作者的妈妈，因为出身于资本家家庭，也因为开会时中途离场去了厕所，就被摊上了“右派分子”的指标。就是说，妈妈在撒了一泡尿之后，就被彻底地剥夺了作人的尊严。

妈妈在我出生前已成了另类的边缘人，当时妈妈的肚子里已有了我。幸而，我妈妈在第一次被自己的同胞、自己的国人推进黑暗时，有了我，还有了我爸爸坚定不移的爱情。所以妈妈自己也坚信这“右派帽子”不过是一场误会。她为了自己的尊严毅然辞职，以示无言的抗议。

自我懂事起，我就很奇怪，才华横溢、高贵美丽的母亲仅仅是一位家庭妇女！同时，我也深深地明白：总有一天，我们会离开这里的。

母亲的资本家家庭背景不仅给她带来了苦难，也带来了深圳的芸芸众生们羡慕的实惠。当许多人挤在“七十二家房客”，式的屋子里艰难存活的时候，母亲的一位华侨亲戚，把他在深圳大街上的一所物业给了我们无限期地使用……母亲每月所能收到的侨汇，几乎等于别人双职工的全年工资……所以母亲可以做家庭妇女，不再去见那些陷害了她的人们。虽然如此，母

亲还是不开朗，不快乐。她常常说：为了我爸和我，熬着吧！当时我真的不明白她为什么用“熬”这一个字眼来概括她自己感受到的人生。

后来发生了第二次黑暗的洗礼，我才明白：母亲这句话所包涵的全部内容和意义……母亲本来可以和我先走的。他们早就原谅了当年母亲信仰共产主义，拿起武器打自己人的幼稚行为，并时刻为她和她的一家命运而担忧。母亲的父母都健在，他们早在抗日胜利前，把资本转移到香港和美国，他们对国民党、共产党都不寄予任何希望。可惜的是，出身于中国内地穷困山村贫农家庭的父亲不仅没见过资本家，也不了解这一个阶层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更不知道除了共产主义理想中才有的好日子之外，现实生活中也有人提前进入了那一个层面……因此他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的妻子充满了莫须有的怜悯。他对来自那个背景的一切，抱怀疑的、不信任的态度。他的这种态度，间接地造成了我们的悲剧。首先是我母亲的悲剧……

60年代初，中共与苏共的决裂导致了当时依赖苏联的中国经济的突然滑坡。全中国人民为这一次政治争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母亲的家族在这重要关头挺身而出，他们捐助了一批物资，通过红十字会转交中国，同时提出希望：让我母亲一家到美国团聚。我妈妈当时欢喜若狂。可惜，我父亲却不想和她一起走。我父亲的理由是：共产党把他从农民孤儿培养成电气工程师，他只能报效祖国才能活得心安理得。当时母亲非常爱他，不忍心只带着我离开他。何况那是没有外交关系的美国！于是母亲就留下了。于是我们家就收到后来不断的来信问讯：

你们什么时候来？

于是就有了母亲一年又一年的苦笑和父亲一次又一次的故作诙谐……

黑暗突然铺天盖地而来，这一回父亲也难逃厄运。

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一幕：

宁静的漆黑的夜晚，突然一阵猛烈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母亲把我紧紧地拉在身边，等着大祸临头的样子。因为那段时间到处都在抓“牛鬼蛇神”，而决定抓谁是不必经过法律程序、也无需任何证据的。在白天，父亲和母亲都不时担心，母亲的出身，会酿成新的祸患。我恐惧得直发抖，紧紧地依偎着妈妈，心里说：千万别抓走我妈妈，她是一个真正的好人！然而，来的军人带走了我父亲。他们当中的一位自称是排长的人只说了一句话：“专案审查。”

专案？什么大案要案？天亮之后，母亲到菜市场打听消息，才知道深圳一夜之间抓了100多人隔离审查。因为民兵前些日子用麻袋从界河边装运过来的一名香港英国警察人质，神秘地在深圳失踪了……军管当局怀疑有港英的特务与深圳的异己分子里应外合，放走了“白皮猪”。所以深圳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上演了一幕无中生有、荒诞至极的冤假错案！虽然这冤案在十几年之后彻底平反了，幸而活着的人得到了一点过期的心理补偿，但那一场莫名的风暴所造成的伤害，却是罄竹难书的……

流着泪的母亲一再地问，一再地求人，她只能用这样的微不足道的方式来试图拯救无辜的丈夫。她所能得到的回答是：相信群众相信党吧。关押父亲的县看守所重兵驻守，如临大

敌，不准探监。

母亲快疯了，父亲是她生命的支柱啊！那段日子，我懂得了一个词儿，那就是“以泪洗脸”。

父亲是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怎么会与这一件“白皮猪”案子有牵连？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被抓起来的全部理由据说是：那天晚上深圳正巧刮台风，父亲照例和外线人员巡查重要的供电设备……因为父亲的老婆是有雄厚的海外“资本主义势力”背景的人，所以他就成了重点审查对象。这一切，是我的同学唐成替我从他的父亲口中打探出来的。唐成的父亲是当时军管当局中保留的唯一一位当地干部。

我记得我们家的后花园在那一段时期迅速地凋零了。首先是那两株春天灼灼的桃花在这一年的春天没有开花，仅有的几个花苞也让南方少见的倒春寒给冻枯萎了。跟着是夏天的香蕉树没结果，菠萝蜜的果子还没长成鸡蛋大就落下来了，秋天刚过，母亲最爱的梅花也死了……这一切，都仿佛在说：我们已面临绝境。

同学好友们和我几乎断绝了往来，他们都爱憎分明，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而我是什么呢？不过是上帝的错误，把我这样的异类，摆放到这一个拒绝我作为一个人存活的地方。只有许佳悄悄地一如既往地和我在一起。虽然她的刘慧妈妈说过她，为了安全，不要扯上太复杂的社会关系，但是她用她的人头来担保我和我的家人都是好人。她这样和刘慧阿姨对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听着，我是在无知觉的状态下泪流满面的，第一次如成年人般地泪流满面，是在许佳的家、在刘慧阿姨和她的两位女儿面前……

刘慧阿姨说：是的，我知道你的父母亲都是很优秀的知识人材，你也是个好姑娘，我不反对许佳和你做朋友，你们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孩子是无辜的。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沈剑起来。但是，目前形势严峻，人人自身难保，许佳你们最好别出去惹事生非！

我们当时只听见“不反对你们做朋友”这句话，它足以成为我唯一的青春友谊的救命稻草。至于刘慧阿姨说这番话的本意，我们是不会去思考和琢磨的，更不会去执行。

许佳常常来造访我的家，和我一起做灰姑娘的白日梦。

我羡慕她。她有一个彻底“布尔什维克”的家庭，父亲是革命世家出身的老共产党员，母亲是根红苗正的转业军官，他们家的家庭气氛是一种单纯透明的快乐，不像我的家，永远都有一片与生俱来的乌云在笼罩着，一切都似是而非，一切都迷茫茫，让我无可适从……

奇怪的是，许佳喜欢我的家，羡慕我有一个温柔可爱的妈妈。从她那里，我才深深地了解到母爱的美丽、温馨和伟大。而这一切，由于我身在其中，当局者迷，自己是难于通过自己的眼睛去发现的。是许佳让我一点一滴地重新发现了它……

每当我穿上母亲新做给我的花裙子时，许佳就会爱慕地说：文妹，你妈妈对你真好！多漂亮的设计啊，使你看上去有公主的遗风！

每当我打开饭盒，母亲亲手泡制的家常小菜会引来她的惊叹：哇！文妹你妈妈真疼你啊，给你做了荷包蛋……

每次她到我家玩，我母亲都会为我们弹钢琴，烧莲子糖水。看见谁的头发脏了长了，就会耐心地为她修剪洗涤；谁的

衣服破了就用缝纫机为她补好……

许佳说文妹的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我很高兴地告诉母亲，她却说：孩子，妈妈这一生，看来只能做个好母亲、好妻子了。她们的妈妈太忙，要干大事业，所以在小事上疏忽了，而你的妈妈全心全意只在你身上……

我知道，如果这社会给了母亲同等的机会，她也会像许佳的母亲一样，无暇照顾子女的。因此，我倒有几分庆幸，这个社会把我的母亲完整地还给了我，使我领略到无微不至的母爱。直到有一天，这个社会突然地、彻底地粉碎了我的庆幸。

父亲终于放出来了。案子没结，没头没尾，除了当晚与在界河边“游荡”的人继续坐牢之外，其余的人都放回原单位监视工作。

父亲回家了，他再也不是我过去可敬可爱的父亲了。他变得神情阴郁，冷漠暴躁；铁青着的脸，再也不见他的笑容了。

这场风暴使我失去了昔日的父亲，他人虽在，却不再是一个活生生的、会爱人、也会爱自己的人了。

母亲的泪也慢慢地流干了，她只是一直不停地和他说话，她企图通过说的方式，来找回昨日的爱人，昨日的丈夫……

我不知道她的这种做法有没有用处，我理解我的父亲，他要的不是这些，他要的是他最重视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的承认和支持，他要的是他的同志、上级的认可和信任。他把一切都交给了他们，交给了理想，没想到却落得了如此荒唐的下场！爸爸想不通，他永远也想不通。

那一天清晨，我睁开眼睛醒来，就看见我亲爱的妈妈又开始以泪洗脸了。我的第六感觉告诉我，爸爸他……

妈妈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说：别告诉任何人，爸爸走了。

我松了一口气，爸爸终于肯告别这个世界了！他这一走，吉凶未卜，但也总比生不如死要好一些！不过，我还是恨他，怎么能够如此地自私呢？怎么丢下我们自己一个人走？当年妈妈能够为了他忍辱负重，他居然心安理得地以他的追求为荣为要。如今他自顾自去了，我们在这里怎么办？我的心居然也会像成人一样地流血了……

妈妈说：等局势平定下来，好转之后，我们就离开这儿，去找你的爸爸，现在，你要学会忍耐，学会在夹缝中求生存。

夹缝中求生存于是就成了我的青春主旋律。

父亲不久就从香港寄来了简短的信。他是轻而易举地越过界河的，因为他太熟悉这条边界了，他几乎是走过去的，无须游水就过去了……然而我却读出了弦外之音——他是那么沉重地迈出了这一步啊！他现在彻底自由了，母亲的亲人们善待了他，使他迅速地在香港站稳了脚根，摆脱了被莫须有罪名纠缠的恶梦，但是，他却把我们母女俩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我和母亲成了父亲的代替羔羊。较之父亲这样的铁汉子我们两位一大一小的弱质女流，在铺天盖地的苦难面前，显得无力而无助……

母亲被街道革委会的人揪出来开会批斗，旧事重提，说她是新中国怀有深仇大恨的顽固的“右派分子”；是美国特务；是放走“白皮猪”的幕后黑手……美丽的、文弱的妈妈低着头静静地跪在舞台上，一言不发。于是就有人揪她的长发，研究她那姣好的但深深地掩藏起来的脸。那张脸没有任何表情，犹如一张木雕的面具。于是就有人打她……一下一下，清脆的耳

光……

我在台下，把发冷发疼的心紧紧地捏在手上。捏到最大劲时，我失去了知觉……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刘慧阿姨的竹床上，许佳和她的妹妹把我背回家，用驱风油把我搓醒了……

我问：我妈妈呢？他们把她怎么样了？

许佳说：放心吧，街道没有“牛棚”，批斗完了，他们会放她回家的。

我翻身爬起来，又往那杀气腾腾的会场走去。

刘慧阿姨拦住我说：那些场合不是你们该去的地方……

我谢谢她救了我，也想说我不想丢下我妈妈不管，就是死，我也要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除了她，在这个世界里再也没有亲人了，她除了我，也没有一个敢走近她的人了。

许佳追上来，拉着我的手，轻轻地在我的耳旁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忍耐，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活到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啊！普西金感性而充满了智慧的诗句，犹如冰天雪地中的一盏煤油小灯，闪烁着微弱的生命的灵性之光，温暖了我们几乎凝固了的心脏。

我们同时热泪盈眶。我轻轻地松开了发僵的手，把自己那颗柔嫩的心，放回胸膛。

我说：许佳，谢谢你！

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活下去，等那逝去的，全变为可爱。她沈剑地对我说。

我不知道我做不做到，但是，目前我不会倒下的，因为我有妈妈……

我走进批斗会的会场，走近我高贵的美丽的不可亵渎的母亲，但是，舞台太高、太亮、太众目睽睽了，我没有力量走过去。

处于半昏半醒状态的妈妈看见了我，她嚅动着滴血的唇对我轻轻地说：回家吧，孩子……

这是我听到的，她的最后一句话。

当天晚上，妈妈被转送到全镇“牛鬼蛇神”集中的牛棚，就再也没有回来。

听说妈妈是在半夜里上公厕时，一头扎进公厕里的蓄水池自尽的……

曾有一段长长的时间，我久久地站在我所到过的所有中国南方地区的公厕水池前，研究人是怎么会死的这一深奥的“终极”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南方的公厕设计没有自来水冲厕设备，所有的大小公厕都有一个蓄水池供人洁厕、洗手用，这种水池一般不大，容积大都比不上现代化浴缸。我不明白，这么小的池子，这么丁点儿水，怎么能夺去我母亲的生命呢？母亲一头扎进这又小又浅的水池子时，会有什么感觉？她竟然不会临死挣扎吗？

母亲成了我心中的一座雕像，一个永恒的谜。

母亲的死，使我深深地感到：人是很容易死的。生命的坚强与脆弱，都不是我们活着的人能够预知的。

我一直耿耿于怀：我亲爱的妈妈为什么不挣扎呢？

多年以后，当我在异国的土地上感受到生命的欢乐与狂喜之后，我才明白到：生命的所有伟大之处在于其把握自我终极的选择。面对人类的这种选择，上帝也存有敬佩之心！

因为是自主地选择死亡，所以妈妈的灵魂不会无所归依。妈妈执着地、坚定地、轻易地走向了她向往的天国净土。相信和明白了这一点，我那颗伤痛的心才开始结痂……

而当时，我愤怒、惊恐、孤立无援……那年我 13 岁。

当命运把我抛在茫茫人海中的一个无人荒岛时，我未成人，也尚未会思索。

我一个人呆在空荡荡的大屋中，心胆俱裂。

因为我妈妈死了，我们的小楼、花园就成了凶宅，无人敢到了。尤其是那些有心无心参加了迫害、批斗我母亲的街坊们，连路过我家的门口都不敢，他们怕我妈妈变成了冤鬼来报仇。

我抱着妈妈的枕头哭了好几天。我盼望妈妈回来，鬼魂也罢、仙女也行！然而妈妈再也没有出现过，不会再回来了！

刘慧阿姨让许佳来陪我度过那一段黑天暗地的日子，她使我相信，这世界是有善有恶的，仅仅由于善的力量太微弱，所以恶势力才能横行霸道。然而只要善的力量存在，就会“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这些被剥夺的，最终会成为火种……

我艰难地在夹缝中生存着。

外逃分子、右派分子的女儿、资本家的外孙女儿、海外关系特嫌……我被当时当地的人们戴上了层层封锁心身的枷锁。我完全无力挣脱，完完全全地掉进了一个孤立无援的陷阱。

有一件使我终身难忘的事情，强化了我的这种绝对的悲哀。

15岁那一年，我在苦难中不知不觉地长成女人了。那天恰恰是我们去农村支农割稻子，又恰恰是一组学生帮助一个生产队，而我唯一的好友许佳不在我所在的小组。我们几位女生在生产队放海草的破仓库里打地铺，醒着睡着都是一身水、一身汗。就在这水里火里水深火热的夏收夏种的日子里，我突然成熟了……

我割着稻子，突然觉得一阵昏眩，灵魂轻飘飘地从肚脐眼那儿挣出来了，它飘向明净的天空，打了几个旋，又从我的头顶钻回我的体内……我觉得飘飘然的成了一个不再熟悉的自己，肚子开始剧烈地疼痛起来：

我拼命地支持着，跑向大田边上的甘蔗林结果，我发现自己不是拉肚子，而是流血了，是卫生常识书里说的，来月经了！

我慌乱地看着那些血，不知如何是好一束好衣服，我继续去大田里割稻……

血流满腿，女生男生都看着我，偷偷地窃笑。

一位女农民打诉我，该怎么怎么买些草纸，怎么怎么垫好

我不晓得如何处置这一切，一天一夜把所有带来乡下的衣物被子弄得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居然没有一位女同学伸出援